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今獻備遺卷十二

明 項篤壽 撰

陳洽

陳洽字叔遠常州武進人也洪武中以薦為給事中奉命點軍過目輒識其人再至輒笞之高皇帝聞而嘉之賜金織衣一襲父以貞戍五開死洽去官走五開觸瘴癘冒險五千里竟負骨歸葬焉居亡何兵部尚書茹瑺薦洽才可大用詔起復授文選郎中文皇正位首擢為

吏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永樂乙酉遷大理卿丙戌交  
趾黎季犛構逆命洽馳往調土兵三萬人以佐大軍交  
趾平召還己丑交趾餘寇作亂仍命英國公張輔討之  
而以洽叅贊機務遂擒簡定而還時北人犯邊上親征  
洽承命同張輔練兵于塞外辛丑往鎮交趾能輯和其  
民邊人安之乙未還京師上嘉其功進兵部尚書丁酉  
復同豐城侯李彬鎮交趾兼掌布政按察司事宣德元  
年黎利叛成山侯王通帥師討賊洽仍叅贊焉是冬十

一月八日通下令進兵洽請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強弱且陳方略通弗聽麾兵渡河次寧橋大戰良久洽奮馬突入賊陣中欲生擒黎利身被數創而了無怖色既而墜馬左右爭扶掖請還營曰主將且退走公何自苦如此洽張目叱之曰我朝廷大臣報國正今日可偷生邪左右皆潰散洽持戈直前手格殺數人大罵賊自刎而死事聞贈少保諡節愍官其子樞為刑科給事中兄濟以布衣薦為贊善亦有名

論曰交趾在五嶺外即古雲蠻禹貢職方所不載漢武帝好大喜功始置交州國初陳氏首入貢高皇帝因而羈縻之自黎賊構亂文皇帝命將三犁其庭復置郡縣然卒有馬騏之變得而復失陳洽兩鎮其地皆有惠政竟抗節死難傷哉

劉子輔

劉子輔者江西廬陵人也永樂中自大學生擢監察御史巡按浙江三年按察使周新慎許可獨賢子輔陞廣

東按察使坐累左遷交趾諒江知府子視交人交人愛之黎利叛攻圖諒江旁郡縣多陷沒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死守者數月賊增兵攻城城中食且盡遂陷兵民盡死鬪無一人降者子輔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死賊手即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事聞贈叅政賜祭復其家時都指揮李任諒山知府易先政平知府何忠皆不屈死

鄭埜

鄭埜字孟質柳之宜章人也永樂中舉進士癸巳拜監察御史南京鈔法阻滯埜奉命往察擒市豪一二人還奏曰市人聞令皆震懼鈔法今通矣上領之而罷倭寇犯遼東埜往按問奏免戍守失律應死者百餘人山海關吏卒邀陝行人以取財逃亡者受賕輒縱出境埜悉擒治抵罪丙申北京營建役者累萬人多病上命埜視給醫藥埜躬履其地潔其穢污而時其藥食病者多不死戊戌石州人詣闕下告變言州人與陝人羣聚千餘

人謀不軌上擢埜為陝西按察副使經理其事且議用  
兵埜至察其誣具以聞有詔勿問而誅其造誣者宣德  
己酉陝饑華亭宜川尤甚公私匱竭乃移旁縣粟賑焉  
羸病不能興者官為粥食之正統改元拜兵部左侍郎  
時西鄙有警尚書往視師埜獨任事上奇其才命除其  
戎籍示寵異焉己未京師淫雨壞官民廬舍埜奏曰此  
陰氣為沴兵陰也皆臣等不職所致乞罷歸田里不許  
師征麓川舉蔣貴可任卒有功天下軍衛總小旗當代



者例就試京師道遠無資即終身不得代堃請就各都司試之人以為便己己額森入侵中人王振勸上親征堃上章諫止不聽遂扈從出居庸關道中數奏言邊地小不宜屈至尊指麾諸將足以成功皆不聽振惡堃數言事欲疎之勅堃與戶部尚書王佐隨老營至懷安墜馬幾殆從者請少留以便醫藥堃叱曰天子在前我大臣豈可以疾自便邪馳赴雲中駕還至宣府敵踵至堃奏請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不報堃詣行殿固請振怒

罵曰腐儒安知兵再妄言必死堊抗聲曰我為社稷生靈而言何得以死相懼邪振愈怒叱左右扶出堊與王佐相對泣帳中明日次土默特營中無水士馬皆饑渴衆請戰振又不許敵四面集矢雨下須臾師覆堊死焉蓋八月十五日也時學士曹鼐張益等皆遇害景皇帝旣即位之明年詔贈少保官其子儀為主事論曰己巳之變鄜公位統六師然權歸閹振無能可否惟一死塞責不足原乎

劉儁

劉儁江陵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為兵部主事累陞左侍郎建文中為侍中靖難後陞尚書材力縝密勤敏能出奇應變征交趾出叅軍有功還受賞永樂六年趾賊簡定反出叅沐晟軍敗生厥江被圍卒洪熙元年贈太子少傅謚節愍時都督僉事呂毅陷陣死交趾叅政劉昱亦死毅項城人百戶從靖難陞督僉送陳天平至鷄陵關敗宥罪從征充鷹揚將軍掌交趾都司沉勇有智畧

昱武陵人嚴猛有吏才

曹鼐

曹鼐寧晉人國初鄉舉署代州訓導非其好也願得一  
劇官自效改泰和典史益肆力問學嘗督工匠入京自  
陳願就禮部試宣德八年進士第一授翰林脩撰正統  
五年陞侍講十一年入內閣與政典制文詞宏潤日講  
音旨清暢尋陞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是時東楊卒凡議  
大政諸閣老推決於鼐才識明敏類東楊視王振正色

不少假振益憚之十四年沒土木贈太傅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襄改謚文忠賜衣冠葬官其孫榮錦衣世百戶論曰劉節敏以通材出叅軍旅曹文忠正色立朝入贊帷帳蒙難以死不竟其用惜哉



今獻備遺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今獻備遺卷十三至十八

詳校官侍讀<sub>臣</sub>陳萬青

刑部郎中<sub>臣</sub>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sub>臣</sub>宋 鎔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王鍾泰

謄錄貢生<sub>臣</sub>趙希濬

欽定四庫全書

今獻備遺卷十三

明 項篤壽 撰

王直

王直字行儉江西泰和人也永樂初進士改庶吉士召入內閣典密務授翰林修撰駕幸北京仁宗為皇太子監國直與楊士奇黃淮三人留輔導與脩高皇帝實錄進侍讀洪熙初進侍讀學士宣宗為皇太子進右春坊右庶子仍兼侍讀學士凡經筵講義制誥皆以屬直兼

司記注聖政聖訓悉錄備纂宣德初與修兩朝實錄成  
進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英廟即位詔修宣皇帝實錄  
命直總裁書成進禮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尋拜吏部尚  
書己巳秋上將親征北漠直率廷臣疏止不聽命留守  
京師景泰元年禮部會奏北人請遣使迎復當從之上  
御文華殿門內諭諸大臣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邊  
絕而卿等累以為言何也直首進曰必乞遣使勿有後  
悔上色不悅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為之非出朕心



少保于謙進言大位已定孰敢異議但欲答使紓邊急耳上意解曰從汝羣臣既出太監興安出呼曰爾等欲遣使孰可行者孰為文天祥富弼其人邪直大言曰今日羣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辭色俱厲興安語塞而去乃陞禮部侍郎李實等為正副使以行尋進少傅兼太子太師天順改元致仕六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文端直器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屢典文衡得人最盛在翰林三十年恭勤不懈及位冢宰益

加廉慎海內想聞其風采尤留意人才委任司屬凡御史差還令報人才高下以備拔擢時稱得人奔競頓息遇不如意事輒誦古人詩自寬有初拜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則曰偶然題作朱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官不當者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其諧戲切中云居第隘陋澹泊寡慾家居杜門不出

論曰太宰百官之表國初以廉慎公明著聞者前有蹇

公後有三王顧不難哉

王翱

王翱字九臯直隸鹽山人也永樂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授大理寺正左遷行人宣德改元以楊士奇薦拜監察御史陞右僉都御史鎮守江西移鎮松潘靖商巴之亂正統七年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庭謁翱詰責何以失機命左右悉曳出斬之哀請良久始得釋由是軍中股栗無不用命至廣寧不逾月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

原高垣牆深溝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簡閱行伍汰老弱賑貧窮配鰥寡下令曰邊不可以文法治也有訟聽入轅粟贖罪重者如人命亦如之九載考滿進左副都御史十二年勅邊塞斬首無算捷聞賜勅獎諭陞右都御史尋陞左都十四年額森犯京師分兵寇廣寧翱方坐教場賞軍邊騎數萬猝至我軍大潰翱收散卒堅壁固守衆遁去居遼東十餘年積銀萬餘兩糧數萬石馬千餘匹邊用饒足器械鮮利軍士

樂戰舉用將材如施聚焦禮皆自衆中拔起為敵所憚  
景泰三年召還加太子太保尋命總督兩廣軍務自總  
兵以下悉聽節制得便宜行事南征大藤五屯龍山諸  
蠻獠聞翽威望咸畏匿稀出寇鈔翽略去兵威推誠諭  
撫之叅將范信有才略因賊草職翽上言使功不如使  
過復其官信卒為名將四年入拜吏部尚書嚴考察公  
銓注痛抑倖進請謁不行英皇復辟大學士李賢坐事  
罷內閣上欲用翽翽固辭遂薦岳正正罷上問李賢何

如人翺頓首曰賢與臣處久始終如此本分人也遂復  
賢內閣上每用人必問翺翺所薦必以公嘗言北人誠  
實可用由是北士多進用然未嘗使其人知進太子太  
保尚書如故曹欽反夜執李賢于東長安傷其首血流  
被面奔翺所求救賊併執翺翺厲聲曰朝廷何負汝汝  
反邪殺他人寧殺我賊謝曰豈敢殺長者遂上馬去李  
乃得免其為賊所憚如此翺端方強毅清白儉約事無  
鉅細一涉厯終身不忘有所當行不遑寢食居第三十

年不易公餘退宿朝房門無私謁權勢請囑婉而拒之  
嘗曰吏部豈報恩怨地邪李賢嘗曰臯陶言九德王公  
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又曰王  
公處事無一滲漏世稱信然成化三年卒年八十四謚  
忠肅

論曰世稱王公知人喜推轂北士夫立賢無方豈分南  
北哉蓋亦矯枉之意也然王公所薦皆至公尤不問恩  
怨若王公者雖謂之九德咸備可也

顧佐

顧佐字

闕

河南太康人也庚辰進士除莊浪知縣午

節會射將官以文士易之佐三發連中且進止安暇觀者驚服推監察御史守正嫉邪遷江西按察副使召為應天府尹剛稜不撓吏民畏服貴戚斂手有赫赫聲改通政使宣德初楊士奇楊榮交薦之拜左都御史賜璽書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御史不肖者二十餘人廷臣貪墨者劾罷之奏禁用歌妓糾肅百僚天下想



聞其風采四年吏有遭笞者撫佐過謂受卑隸賂放歸  
悉具姓名以聞上以示楊士奇對曰所訴誠有之今朝  
官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取給於卑隸不得不  
遣半歸使備所用卑亦得歸耕實兩便京朝官皆然自  
永樂以來如此仁廟知之故增朝臣之俸上歎曰朝臣  
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小人所排  
乃以吏所訴狀付佐自治之佐召吏示狀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問上聞之喜

曰佐得大體矣居亡何有囚告佐數枉人重罪上大怒  
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命三法司鞫之則千戶臧清  
所使也清時殺一家無罪三人當坐極刑上立命磔清  
于市正統初以風疾乞歸家居十餘年卒佐性嚴重不  
口毀譽人旦晚候朝前呵雙藤立朝房外百僚騎而過  
者皆折旋避之非公事未嘗與諸司羣坐時稱為顧獨  
坐焉

論曰都察院風紀之表也其職主糾壓百僚正紀綱飭

憲令非獨理刑獄而已國初劉張二公皆以重望居之  
太康剛稜不畏疆禦使人畏而不敢犯然卒以直道不  
能安其位惜哉

耿九疇

耿九疇字禹範河南盧氏人也弱冠登永樂甲辰進士  
宣德辛亥擢禮科給事中正統初遷兩淮鹽運司同知  
盡革宿弊條奏數事悉著為令丁母憂鹽場數千人走  
闕下乞留乃進鹽運使廉聲震江淮間嘗臨水坐有童

子戲其傍疇曰此水何清童子曰尚不如使君清亡何  
以誑誤逮京師獲免陞刑部右侍郎數辨疑獄有婦誣  
其夫所司擬斷異疇不可杖其婦而歸之鳳陽歲饑盜  
起奉勅往綏之乃留英武飛熊諸衛軍且耕且守招徠  
流民七萬餘戶一方晏寧命兼理兩淮鹺政尋奉勅巡  
撫江北諸郡景泰初命錄諸郡大辟囚原免者二十六  
人有婦來何菊家既去死其家訟菊與弟殺之疇辨其  
誣後果得殺婦者遷撫陝西初六部卿佐使外者文移

不得徑下按察司多偃蹇不受約束疇奏下之邊將請  
增臨洮諸衛兵下疇議疇上言邊兵已足用在馭之何  
如耳不然雖增兵何益徒冗食耳竟如疇議初邊民春  
夏出就田作秋冬輒入徙疇奏言將所以禦寇衛民者  
也今民皆避寇失業將焉用彼將哉乞禁民入徙邊至  
將不能衛民者罪之轉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詔下有  
司買羊角置燈疇上疏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  
之今買羊角無乃類是乎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遂

罷買災異求直言復上疏乞廣聰明別忠佞擇守令簡將帥上優詔答焉天順改元上顧侍臣曰耿九疇正人也今安在即日召為右都御史首進五事多見采納時邊情不寧疇以罪由石亨將率諸御史廷劾之事泄為亨所誣出為江西布政使尋改四川上一日與李賢論人才曰耿九疇何罪賢曰此人操行誠不易得未幾召還拜南京刑部尚書疇性孝友平生慕司馬文正為人敦尚古道躬服儉約退食惟焚香讀書慎交與關節不到

其門權貴亦敬憚之論事侃侃坐是數困于讒賴英皇知之讒不得行卒謚清惠子裕自有傳

論曰儒者恥言錢穀權課之地尤不樂居之耿公清操嚴峻學士至今誦之不衰信乎清濁由人居何與也

### 軒輓

軒輓河南鹿邑人永樂甲辰進士嘗推糧淮上冬月舟行墮水衣盡濕以綿被自裹有司為製衣弗受待衣乾服之為浙江按察使惟着一青布袍蔬食不厭三日以

俸米易斤肉故舊過者留一飯或烹一雞人即為異聞  
親喪即行僚屬有未及知者陞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  
儲天順初召為刑部尚書數月以疾致仕上復念之問  
李賢對曰輒素行海內共知再召為左都御史復總理  
南京糧儲輒律已甚嚴居南都閉門謝客歲時詣禮部  
拜表慶賀屏處一室朝服端坐終事竟歸不告于同事  
者同事者亦不樂與處皆避去

年富



年富字大有直隸懷遠人初姓嚴洪武初附籍訛為年  
遂因之舉永樂丁酉鄉試為德平教諭以最擢吏科給  
事中宣德乙卯吏部擬陞光祿少卿章皇帝欲大用之  
特留不下久之陞陝西右叅政周厯郡縣察民疾苦興  
學勸農尤嫉賊吏時邊儲多空乏朝廷屬富總之富量  
地遠近定徵科謹出入邊廩以實正統甲子陞河南右  
布政使流民十數萬聚南陽陳州間剽掠為患富撫定  
之悉籍為民已巳轉左布政使額森入侵道阻餉絕命

富督糧餉邊邊將上其功拜左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招亡撫存草科擾廣屯種軍功冒濫者悉覈正之天順改元守將石彪以危事中富逮繫京師免官尋起為南京兵部右侍郎轉戶部巡撫山東改左副都御史四年召為戶部尚書八年以陝西連歲用兵而督餉者多非其人乃薦楊璿余子俊等可用吏部以為侵官富上疏極論薦賢為國之道且乞致仕尋卒于位年七十諡恭定富剛方廉靜遇事敢為臨利害不少變世尤多之

論曰軒公以廉潔聞年公以朴忠著所至輒樹聲績其  
箕疇所謂有為有守者乎夫廉者士之常也而濁世以  
為過矯薦賢以為國也而隘者以為侵官何哉

### 段民

段民字時舉武進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與修永樂十  
大典除刑部主事又與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永樂十  
八年妖賊唐賽兒反十九年冬陞山東叅政討平之當  
是時索賚兒急盡逮山東北京尼既又盡逮天下出家

婦女先後幾萬人撫定綏輯曲為解釋駕征北漠勅民轉餉舟自濟寧至通州俄又令陸轉居庸關出塞民節約曲算省財民力不擾事集道中忽降勅令民與巡按御史考所過郡縣吏宣德三年召入戶部為右侍郎尋改刑部特賜勅民廉介端謹令考察在京百司先是榜例越訴者杖百謫戍邊民請罪如律九年卒官貧不能喪吳文恪力為經紀始克殮成化間葉文莊請褒之不果贈刑部尚書諡恭肅

樊瑩

樊瑩字廷璧常山人天順八年進士為御史條上清軍事宜著令巡雲南交人誘邊氓盜掠殺吏民方議用兵瑩移諭禍福交人納款知松江府布衣䟽食孚於士民又議折徵米穀減布縷征通幹漕法數事行之再知平陽以黃孔昭薦陞河南按察使未幾尹應天府三年陞南工部侍郎改都御史巡撫湖廣計擒錦田賊酋散解其黨奏省諸藩王營造費金凡百萬計尋以疾致仕薦

起撫治鄖陽鄖襄流冗安輯馬鈞陽又薦召為南刑部侍郎雲南晝晦五日勅瑩考察雲貴諸吏罷遣千餘人召還部為尚書十八年致仕正德三年逆瑾誣瑩妄理隆平侯事及擅減上供布收贖奪其官比瑾誅已卒三年詔復其官十四年贈太子少保諡清簡

論曰段樊兩公以廉靖著恭肅理賈兒獄清簡奏裁郎第營造可謂明恕慎節者矣皆以比部秉黜幽之典非素有樹立安能然乎

熊繡

熊繡字汝明道州人成化二年進士為御史坐事謫清  
豐知縣累官都御史巡撫延綏操勵潔廉自甘蔬布餽  
廩有羨不入私室憂邊練武套衆三年不大入塞憂去  
家拜兵部右侍郎陞兩廣右都御史逾年召入南臺正  
德三年中官李榮忽傳旨熊繡致仕即屏居山中斷絕  
書問生事蕭條俯仰益恬適卒巡撫秦金為請于朝贈  
南刑部尚書明年太僕少卿何孟春上疏曰竊見致仕

故都御史熊繡事母孝事兄友居貴貧居常儉敬厯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徇公推賢嫉惡不邀時譽不急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顧影往年都御史戴珊張敷華卒其門生屬吏子孫咸請易名主事張鳳翔孔琦卒鄉人請卹其家聖朝表勸清賢不吝恩需繡才節操履無讓珊等賜諡卹孤惟宸衷軫允幸甚詔給繡繼子子端米月一石諡莊簡

論曰學士先生之于世也雖靜躁殊軌取舍異途然大



約可知矣道巖穴者絀朝市甘富貴者羞沉淪孔子曰  
道不同不相為謀信哉夫不賓之士絕塵高蹈蟬蛻於  
塵埃彼其視世若垢也故踰然而自清雖失其中行然  
志意足高矣至于貴顯廊廟邈焉山林之思則將浮沉  
泆湏局促褻區營營與利馳逐也顧身沒而名不揚諺  
曰注瓦者工注金者蒙何者得失愈厚則內視益眩也  
世之縉紳樂仕者亦往往雅志山林至命以自謂然矯  
易去就則相違遠矣豈所謂道不同者非耶古之哲人

行泥而乘雲身處煩囂之中神馳剗曠之域豹隱龍翔  
鳳覽蠅屈得時則行知難則退翩翩居貞其于富貴巖  
穴無有也故能揆道豫慮抗志潔身垂休而譽無斁矣  
若熊公者非其人哉

陳壽

陳壽字本仁新淦人戎籍遼東成化八年進士弘治元  
年以都給事中陞大理寺丞御史爭寺丞劾壽吏部尚  
書三原王公言壽廉正稱執法吏改光祿少卿陞南鴻

臚寺卿十三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十六年陞南京副都御史正德元年南科道劾瑾被逮壽抗疏救諸言官瑾怒奪職八年薦起巡撫陝西未幾遷南京兵部侍郎九上疏乞休進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初壽在科萬貴妃寵族人橫甚中官梁方又結妖僧繼曉干國是上疏論繫詔獄得釋在榆林會和碩入侵出奇兵却之加俸一等既歸田杜門謝客陝西鎮守內臣廖堂暴虐吏民揚文襄公言壽忠鯁輕去就宜起壽撫陝壽至陝清勁鏜

畏歛戢比壽去陝人號哭擁不行及卒久之都督楊宏  
陝人也上疏言壽仁廉卹下知兵能遏敵請卹其後壽  
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食祿任事不久而廉名最著  
老無所予歸諸子旅寓飄泊環堵蕭然歿不能葬久之  
親舊相周僅歸其喪壽為言官時直論時政得失無隱  
不喜彈劾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  
尤甚吾不敢妄言文襄公曰宋王素為諫官言人才難  
得無事之時當為朝廷愛惜程明道為御史告君曰使

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本仁得之矣

論曰夫人臣之事君也徇祿者虛榮積勞者實舉故非高位艱致之為患也畢慮宣猷服勤履節竭知無反謀盡誠無餘計致義而遺利執直而輕患處危若佚素位弗餒則庶乎古之道哉余竊觀今之進言者其盡忠弗回良可謂壯且直矣其或纖舉毛擊釋鉅爭細甚或雷同附和分朋植黨是諫以近實直以近名以言為餌也

揆之憂國愛君之忠則非矣然則劇切之論其仕進之階哉甚則一蹶自廢悒悒觖望更白為黑萍鳬於天下雖至辱身而不自汚易執而不惜以為世之莫予知也是二者有賢不肖焉其相去無幾矣陳公言論風旨無少下人者其以妄言戒豈以言為諱哉良以人才難得故亦難知而回邪報復黑白易眩也厚建弗拔堅抱弗脫大直弗枉陳公其猶行古之道哉又曰傳有之貧者士之常然則廉也故非仕之常乎而世于廉士獨推重

之豈非貪夫殉財夸者死權之儔乎段樊熊陳四公皆  
都大位躋顯列而生計蕭條至死無以殮生無可藉顧不  
為難乎世之人挾炭爐冶炙手相煦已媿前修况復有  
恣巧與豪漁釣螭蚌者乎

今獻備遺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今獻備遺卷十四

明 項篤壽 撰

魏驥

魏驥字仲房浙江蕭山人也舉永樂三年鄉試為松江府學訓導勵志作人諸生宿號者攜茶視之夜分則以粥供誦讀者九載滿去諸生詣闕請留復任三年兩考江西鄉試十七年吏部尚書師達薦陞南京太常博士侍昭皇帝北上留行在與聞大事宣德元年陞行在考

功員外郎轉南京太常少卿三考會試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左侍郎巨璫王振獨禮驥八年以老辭調禮部又辭改南京郎中殷時暴亡親往弔以已木斂之拒直不受戊辰進尚書已巳率諸司條陳破敵安民之策景泰改元年七十七請老至京師大學士陳循驥所取士也請曰先生願少待驥退語人曰渠將朝廷事為已事邪竟致仕去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糲飯不治生業成化七年卒年九十八御史梁昉言驥耆德請優禮之詔

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勅至驥已卒卒之前一夕大星隕舍旁遺言辭卹典從之諡文靖所著有南齋集松江志水利切要理學正義傳于世

吳訥

吳訥字敏德直隸常熟人父遵道沅陵縣主簿誣繫京師乞身代事未白而父沒以學行聲聞江東郡縣薦為校官不就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所居隣有娼婦少而美夜穿壁將奔之訥亟排戶冒大雨出旦日即遷他所

時仁皇帝監國命教諸功臣子弟拜監察御史巡按貴州還三司所遺餽金題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賊私并土物任教沉匿碧波間廉而不激類此厯陞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左副都御史致仕廉直敬慎持正不撓為文根據義理而本于六經有文章辨體行于世卒年八十六諡文恪

魯穆

魯穆字希文浙江天台人也登永樂丙戌進士賜歸杜

門力學及赴召有司以鈔為贖謝弗受且曰筮仕之始  
未有益于鄉里而先厲之可乎嘗覈江北諸衛倉糧巡  
兩淮鹽法及監龍江抽分竹木局綜理精密吏莫肆其  
奸拜監察御史文皇帝巡北京仁宗皇帝監國漢庶人  
不法穆具啓聞不報擢福建按察僉事理冤滯繩貪墨  
摧豪右無所顧避漳民許姓者有妾生子許死兄子言  
孤子非叔出逐之奄有其資妾訴于穆穆潛以許孤雜  
羣兒中父老指孤類許某悉歸孤資宣廟初大臣薦穆

治行拜右僉都御史卒之日家無以為斂公卿賻治其喪

論曰魏公建事耄年好學不倦吳公剛嚴方正表儀有位魯公廉潔執法不回身死家無餘藏此三公者翩翩焉其盛世之孤標與

今獻備遺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今獻備遺卷十五

明 項篤壽 撰

曾榮

曾榮字子啟江西吉水人也永樂甲申進士第一人文  
皇帝初御極欲興起斯文乃選進士中秀敏者二十八  
人為庶吉士以應列宿開文淵閣使讀中秘書太官供  
膳月給內帑鈔為膏火費榮以翰林修撰居首選上時  
召試二十八人榮迅筆立就諸吉士弗如也上數舉摩

書問祭輒應口對深見獎重修永樂大典為副總裁五年陞侍講七年扈從巡北京數侍燕間應制賦詩輒稱旨人有薦文士者必問如曾祭否預修高皇帝實錄成賜文綺衣鈔十六年考禮部會試陞侍讀學士修天下郡志為副總裁二十二年考禮部會試仁宗初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翰林侍讀學士宣德二年考禮部會試兩朝實錄成陞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賜寶帶七年卒贈禮部左侍郎



論曰國初劉宋以司制代言文體渾厚至子啓天才雄麗倚馬萬言其文如蘇長公浩浩不竭所乏者謹嚴精潔耳要之才致固各有長其所為詩古體有魏晉風律宗初盛唐亦一代之鴻匹也

劉定之

劉定之字主靜江西永新人幼強記天資絕人其父日授書千言禁為文定之輒私自作文父偶卧所得所作祀竈文及詩大驚終不口然之自是稍以文辭進每進

每輒斥之他日更進父曰此八面受敵才也宣德丙寅  
會試第一廷試第三人授翰林編修正統己未京師大  
水詔求直言定之上十事其一言命令宜公賞罰必信  
其二言公卿侍從宜數召問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  
退之其三言降敵近處畿甸宜稍移于南其四言宜出  
京官使任郡縣其五言宜倣唐制京朝官舉人自代其  
六言武官子孫宜習韜畧其七言守令宜詳加考課其  
八言宜抑豪強以卹貧困其九言廷臣丁憂宜令終制

其十言宜杜僧尼異端不報景泰帝登極定之時為侍  
講上言十事一戰陣宜倣古制二守禦宜繕亭障三簡  
用使臣四遷移降敵五增給兵餉六戒守令貪虐七選  
將士八覈冗濫九攬權綱十勤講學上嘉納之尋拜洗  
馬壬申北人遣使來邀報禮議不決定之疏請暫遣羈  
縻邊人使我得益修備即我以和往彼以惡來則我詞  
更直累千百言當事理云成化間進禮部左侍郎入內  
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定之于書無所不窺文章宗

蘇氏尤善舉子業卒贈禮部尚書諡文安

論曰劉文安好言事其所論列皆明辯深切可見諸行事非無當空言者流也

今獻備遺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今獻備遺卷十六

明 項篤壽 撰

于謙

于謙字廷益杭州錢塘人骨相異常年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書過目成誦為文如雲行水湧少補邑庠生以古人功業自期常夜行吳山道中人遙見燈燎弱從甚盛人及前視之乃謙也永樂中舉進士宣德初拜監察御史謙音吐洪暢每侍奏對

宣皇必注聽都御史顧佐嚴甚獨器重謙巡按江西平民被誣為盜辯出之王府官屬驕橫奏黜數人代還同錦衣衛官校搜捕馬快船夾帶私鹽不避權貴悉寘之法上親征漢庶人命謙移檄稱旨由是上屬意謙河南山西災命謙為兵部右侍郎巡撫兩省在河南謹備荒饑預防河患凡山東陝西流民編立里甲以居之且給田為業在山西草大同鎮將役占軍士盡入其田為軍屯請留京操軍修築鴈門奏減柴炭乞停徵流民舊欠

稅嘗夜行經太行山遇羣盜從者駭愕謙厲聲叱曰汝何為者盜驚散走山西叅議劉宗孔以清嚴受賊誣謙上章白其事正統十一年乞致仕舉叅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時王振用事御史有姓名類謙者常忤振振疑即謙也嗾言官劾謙擅舉自代罷為大理寺左少卿兩省民赴闕下乞還謙而親藩亦以為請乃復任明年召還為兵部右侍郎十四年額森侵邊境至獨石馬營詔親征謙與尚書鄺埜請將無煩六師固留不聽八月十

五日師駐狼山土木衆騎奄至天子北狩報至京師大震謙慟哭誓不與敵俱生太后命成王監國是日科道官廷論王振邸王方攝朝倉猝未有處分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黨振呵衆官起去給事中王竑首起捽順捶死于廷且索振所親信二內侍班行喧雜無復朝儀大臣多驚避謙固立不動成王亦疑懼屢欲退謙直前掖扶王請留且請降旨諭羣臣復班勿擅動振罪宜族俟請命太后行誅順罪應死勿論命紅盔將軍以金爪擊二



內侍立死衆乃定退朝漏過午刻矣謙袍袖皆裂徐步  
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曰今日事賴公王直  
何能為謙辭謝避進兵部尚書首列扈從失律顧興祖  
王佐等罪成邸王即位遙尊英廟為太上皇帝改明年為  
景泰元年謙入見泣曰邊人不道遮留皇輿既已得志  
必將深入宜早為計頃者各營精銳盡棟隨征軍資器  
械喪棄略盡宜即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民夫替還  
漕卒以備操調令工部分局併工督造戰守具京師九

門為最要宜令都督孫鏜等分兵以守而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者佐之徙城外居民於城內使彼無所掠通州倉糧數百萬不可棄以資敵宜令在官食糧者悉詣關支隨其所欲多寡受糧而歸官籍其數以准月糧誠兩便大同宣府經其剽掠請勅守臣協力防禦訓練士馬挑濬壕塹凡關隘墩臺樓櫓務使有備文臣如輓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為將帥凡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不效則治臣之罪上嘉納即施行焉時

羽檄交馳人情恟懼而謙勇氣彌厲剖斷若流旬日間  
戰守略具衆恃謙為安太監喜寧邊種也土木之潰降  
額森為之鄉導奉太上皇趨紫荆關京師戒嚴朝臣多  
南奔或倡議南遷謙慟哭抗言于庭曰京師天下根本  
宮廟山陵社稷及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在此而不守  
去將何之宋南渡事足可監也議遂定主將石亨請閉  
九門堅壁以避其鋒謙曰不可是示弱也請率先將士  
躬擐甲胄出營德勝門外乃閉門以示必死日涕泣以

忠義拊循三軍軍皆感奮爭死敵十月朔額森入紫荆  
關聲言送駕還京師前驅突至我軍堅不為動知有備  
稍引却額森擁太上皇至城下索金帛萬萬計且邀大  
臣王直胡濙及謙出和禮部遣使問謙謙曰今日之事  
知有戰而已他非所敢聞對壘者七日是月既望諜報  
太上皇移蹕去敵壘稍遠下令發砲擊其壘死者萬計  
而大學士陳循復請旨寫榜文潛遣敵營中有能斬額  
森首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以疑其心額森果宵遁或

請追擊不許京師解嚴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或言今日宋李綱不如也謙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城下但不盟耳敢言功乎大同叅將許貴奏遣使議和以緩邊患謙言去冬嘗遣指揮季鐸岳謙齎金帛以往敵輒深入繼遣通政王復少卿王榮往議迎復不見上皇而回敵情譎詐和不足恃邊將邀求無厭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無輕遣使從之奏增兵涿鹿真保定易州及白羊紫荆倒馬諸關以衛京城謀報敵逼總兵朱謙於關

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鴈門關甚急衆議急發兵救之謙不動奏上方略密授亨等令挑選精銳若將尅日大舉者尋報敵已出境復以計密授楊俊擒喜寧送京師廷劾其罪誅之繇是額森遣使入貢請送駕還京師朝廷疑未之信下廷臣議謙曰此天意也君臣大義兄弟至親當速奉迎以承天意倘彼不信則我有辭矣乃遣侍郎李實及楊善等以往辛未九月駕至自邊庭時河間東昌永樂中安置降人甚衆額森方入寇欲乘機

竊發謙因南征奏遣之天壽山陵寢所在而無城郭乃  
奏城昌平徙兵民守之臨清通商引漕京師之襟喉額  
森入寇謀據之奏遣平江伯陳豫築城以守初獨石馬  
營八城為敵所據議者欲棄之謙曰棄之則宣府懷來  
難守而京師將動搖矣奏用都督孫安授以方略率兵  
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復完謙以京軍隸五軍神機  
三千諸營者不相統一或遇調發兵將不相識請選諸  
營馬步軍十五萬分為十營每營以都督一人總之每

五千以把總都指揮一人領之每千以把總指揮一人領之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團結訓練體統相維兵將相識有警調某營則自都督以下督率以往名曰團營楊俊請盡出團營兵併三邊各路軍馬大舉伐之謙曰不可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虛彼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非萬全之道也俊議遂寢時閩浙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東西則黃蕭養相繼煽亂殘破郡縣謙懸制遠度談笑折衝雖在萬里外若親歷其地咸就勦滅貴州苗賊



反侍郎何文淵乞罷布按司復置宣慰司以土官蒞之  
而留都司以轄諸衛遣大將鎮守其地謙言貴州自祖  
宗創置已久豈可以小醜輕棄之何議竟不行上以謙  
軍功授其子冕副千戶賜第京師謙懇辭不許乃以所  
賜玉帶蟒衣盔甲金帛諸物移置第內封識加謹間一  
往視焉謙患疾疾上遣太監興安及太醫院使董宿來  
視云此非竹瀝不愈安言之于上且述謙自奉甚約上  
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仍命計所資用出尚方給之謙

握兵久且功高為衆所忌而石亨素貪縱數為謙所裁  
亨姪彪驍猛善戰同握兵居京師謙患之出之大同二  
人皆怨謙思傾謙矣丁丑正月英廟復辟亨與有功遂  
誣謙迎立外藩與大學士王文等俱下獄所司以金牌  
勅符具存禁中他無顯跡而亨等必欲殺謙所司遂以  
意欲二字附會成獄死之時天日無輝太監吉祥麾下  
有達官托爾者聞謙死慟哭都市酌以壺漿祥責之明  
日往哭如初都督陳達密賂守者收謙屍瘞之有司籍

其第惟朝廷所賜物而已初土星犯太微上相杭之西湖水竭土裂孫原貞方以尚書鎮浙語人曰賢才之生實鍾山川之秀湖之竭哲人其萎乎至是乃驗謙長身山立面白自項以下甚黑嘗對鏡自照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謙自知功高必不免也久之上頗悔一日邊報急廷議不決恭順侯吳瑾進曰于謙若在豈患此上默然而京師人語曰鷺絲冰上走何處尋魚噏言難再得于謙也成化改元冕上書訟父寃憲廟追復其官遣行

人馬瞻祭其墓弘治初贈太傅諡肅愍建旌功祠春秋  
祀之所著有奏牘及詩文集行世

論曰方額森之入侵也中外震駭永嘉靖康之禍呼吸  
間耳于公以書生砥柱狂瀾屹然不動使社稷危而復  
安觀其分守九門移營城外堅壁清野以挫其鋒而喪  
君有君廟算亡失專意戰守罷紂和議計擒喜寧芟除  
禍本反皇輿於漢漠正帝座乎黃屋謀國之善古未聞  
也而卒取奇禍何哉假令當景皇帝不豫之日首帥百

官迎復英廟或請憲廟嗣何至紛紛奪門哉當時大臣計不出此更誰咎耶夫以肅愍大功猶將十世宥之而走狗先烹長城自壞亨等諸人讒賊何慘也讀倪太宰李獻吉著碑銘令人哽咽久之杭三少保兩少保死亦相類於呼痛哉

楊洪

楊洪者陝西漢中人也拔起行伍間有機變馭衆威嚴士皆用命善出奇好劫邊營衆憚洪呼為楊王初為指

揮杜衡所誣魏尚書源論救貶衡廣西繼為部卒李友  
全等所奏天子付洪自治故得成其功名已已之變洪  
固守宣府是年冬破敵于固安擒斬數十人奪還人口  
無算拜昌平侯進封潁國公諡武襄

論曰已已之變內有于謙善謀石亨善戰外有楊洪郭  
登善守故以京師危急而九服宴然良由大同宣府為  
之扞蔽也額森善戰知兵恐宣大尾其後將有腹背交  
受敵之患故長驅深入不敢持久狼顧而去卒以無成

使洪登淺謀輕出失利宣大不守禍延京師土崩之勢孰能禦之哉

郭登

郭登字元登直隸臨淮人營國威襄公英孫也正統七年征麓川靖遠伯王驥薦登為副分兵鎮臨安檄召諸夷長宣布朝廷威德諸邊境帖服爭獻珍貝不受十四年七月額森入侵天子親征至萬全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相繼覆沒乃拜登都督僉事副廣寧伯劉安鎮

大同尋詔班師登語學士曹鼎張益曰駕還宜從紫荆關馬等入奏已得請從紫荆矣俄折而東竟從居庸未入而天子蒙塵大同城晝閉軍士多戰死所存皆創殘登涕泣拊循之且曰吾誓與此城存亡當不使諸人獨死也八月額森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帛萬計約賂至即歸駕登閉門不納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連何外朕若此登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劉安及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



出見納賂而額森實無歸駕意也登曰此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上策也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曰事成當封侯受上賞壯士皆踴躍效死力將遣行或以危言沮之敵遂驚疑擁上皇去登大慟曰駕材果敗吾事時邊勢張甚而劉安借他故還京師獨登守城十月又擾京師登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其略曰邊馬長驅三關失險彼留連內地為患非輕臣今悉起官軍民壯入護國庭

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彼有腹背受敵之患首尾不救之虞又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為臣之節奏至敵已退優詔褒答焉登復上疏曰敵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漸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疑又曰推誠待下仄席求賢擴天理克人欲以成聖學之功親君子遠小人以收天下之望十二月邊將復犯京師登奏言京軍新選不可輕戰宜分營犄角以逸待勞勿求僥倖務出萬

全敵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不聞有出一兵拒之者登  
不勝憤晝夜以忠義激勵其軍定為賞格期必殺彼謀  
報東驛敵入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  
兵夜二鼓謀報二十里外沙窩有敵營十二登召將士  
問計皆曰彼衆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已去城  
百里且疲困一退避彼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  
按劒起曰敢言退者斬進薄其營昧旦敵以數百騎迎  
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殺二人手

刃一人敵大敗追奔四十餘里至拷撓山共斬首捕獲二百餘騎奪回人口牛馬弓械以萬計捷聞封定襄伯是役也以八百騎破敵數千初至大同戰士僅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常恨馬少步卒追捕不及乃以已意設攬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敵入圍中令人發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之一發五百餘步人馬死者數千欲大興屯田而苦乏牛種乃上

疏乞官為措置嘗憤臧吏病民疏論之其略曰承平日  
久人心驕逸在官既無廉恥蒞政者惟肆貪婪釀成汚  
風致有邊禍登廉潔善謀與敵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  
善撫士卒有古良將風英廟復辟命掌南京中軍都督  
府事尋謫戍甘肅憲廟嗣統復爵鎮守甘肅以薦召還  
總神機營掌中府事尋命提督十二團營多所建明登  
工詩所著有聯珠集謫甘州時有詩送岳正曰青海四  
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

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塞雲愁玉  
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大學士李東陽評其  
詩為國朝武臣之冠卒贈定襄侯

論曰郭定襄以敗卒守孤城竟立封侯之業觀其閉門  
不出與城存亡募兵入援敵王所愾有國士之風矣至  
所論建文士不如也

今獻備遺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今獻備遺卷十七

明 項篤壽 撰

劉球

劉球字求樂江西安福人也永樂十九年進士擢禮部儀制主事正統初詔求文學之士尚書胡濙以球薦預脩宣廟實錄成改翰林侍講京師大水民饑具奏便宜時北人數求貢球深以為憂麓川不靖王振方議大舉伐邊球上言請罷兵屯田以招降之而專意西北八年

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鵠吻詔求言時麓川再叛再發兵討之球陳言十事其一言宜親政務權不可下移振覽之大怒適編修董璘自求為太常卿下詔獄而球所陳亦言太常卿必得儒者乃傳會球為璘畫此謀球殊不知也遂於陛前摔球去併下獄振陰使指揮馬順夜殺球臨刑不知所坐大呼曰死當訴太祖太宗皇帝遂死獄中二子鐵鉞號哭求屍得一臂歸葬終振之世不仕皆舉進士有名景泰初贈球翰林學士諡忠愍球議論



慷慨憂時恒切卒以直言取奇禍天下寃之所著有兩  
谿集

論曰烈士殉名豈劉公之謂耶卒之王振馬順族滅身  
灰受禍尤烈方其得志自以為上蒙下蔽殺一諫臣不  
啻螻蟻孰知其禍人家國至此極也

李時勉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江西安福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庶吉  
士與脩永樂大典及高廟實錄初授刑部主事改翰林

侍讀十九年三殿災詔求言陳十五事一止工作二罷重譯朝貢三汰冗官四賑饑荒五慎選舉六嚴考覈七理刑獄八黜賊吏九散處達官十罷遣僧道十一減買辦十二革接遞軍夫十三矜免侍親充軍生員十四設法償運十五優卹軍士皆切中時弊有旨允十四事施行之是冬復言事忤旨繫獄二十一年以學士楊榮薦復職扈從洪熙改元言事觸諱忌仁廟大怒命武士以金瓜撲十數下脇斷曳出大學士楊士奇灌以燒酒得

不死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折脇內向不相著及用梃杻斷骨忽自接宣德初上幸萬歲山召時勉入謂曰汝何激怒先帝對曰臣言制中不宜御妃嬪太子不可遠離膝下至第六事止不言上再問對曰臣不能記其詳上微笑不復問且索諫草在否曰焚之矣乃得赦出獄復官侍讀預脩兩朝實錄成進侍讀學士一日上懷金錢至史館撒于地縱諸臣拾取時勉獨正立上呼時勉前以袖中餘錢賜之上嘗御文淵閣賜諸學士飲顧謂時

勉曰卿非朕安得飲此時勉叩首謝曰臣蒙再造恩不勝感激正統初兼經筵官每進講上必傾聽聞者莫不稱善以為范淳夫其人也進學士六年陞國子祭酒倣胡安定教條隨材造就之督勵嚴甚每旦五鼓命膳夫提鈴諸生門即起誦讀夜終二鼓方聽就寢或時潛行以察勤惰無燈者旦罰治之尤禮待諸生病給醫死助棺斂未娶者使有室上書請改建太學命太監王振往視時勉與抗禮振生日時勉又獨不賀振銜之坐以擅斫文廟古木為不敬

命置百斤枷號國學前司業趙琬掌饌金鑒皆與罰  
有一枷特重數斤振為時勉設也金曰鑒年壯當荷此  
時勉曰僕雖老筋骨甚堅即以自荷諸生司馬詢等數  
百伏闕以請而石大用者獨上章乞身代之遂獲釋未  
幾乞致仕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諡文毅

論曰李文毅公危言直諫兩下詔獄至折脅不少挫白  
首荷校不悔可謂壯矣其所上諫草秘弗傳又何其篤  
厚君子也

陳敬宗

陳敬宗字光世浙江慈谿人永樂甲申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脩高廟實錄成授刑部主事復與脩五經四書大全改翰林侍讀宣德初脩兩朝實錄未成轉南京國子司業進祭酒矜嚴好禮儀止端莊久居太學以師道自任遇僚屬諸生甚嚴有挾私忿誣奏之者法司將覆請就逮或謂敬宗宜上疏自理屬筆者辭多遷就敬宗曰不可被誣罪小欺君罪大具實以聞而事竟白景泰

初致仕家居卒年八十有三所著有淡然集

論曰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陳公其選乎夫敷教在寬師嚴道尊闕一不可陳公兼之矣

### 周忱

周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永樂甲申舉進士詔選庶吉士二十八人以應列宿忱自陳乞與列文皇帝喜曰是有心計留之與脩永樂大典十年授刑部主事預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陞員外郎北京初建太倉命忱督運

南北畿郡之賦洪熙間遷越府長史宣德五年擢行在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總督糧賦初蘇松常積逋甚多忱至奏添管糧官下令大小戶槩加耗請鑄鐵斛發州縣依造木斛勘烙給之繇是出入平始糧正區設正副三人歲赴南京關勘合糧完又親齎奏繳殊煩勞忱奏減區正副二人輪赴京領勘合糧完送有司類繳之蘇賦額二百九十餘萬石有詔官田一斗至二斗以上者減什之二三斗以上者減十之三而戶部移文止減



抄沒官田其古額重者不准減除忱又同知府況鍾奏  
言洪武永樂間抄沒官田猶不甚病其最病民者惟古  
額官田得旨減八十餘萬舊例不許團局收糧糧長家  
自徵收忱曰此負欠之繇也下令水次置囤推糧長一  
人總之曰總收每歲通計各戶之夏秋稅及加耗則例  
填註由帖而戶給之戶自持帖赴倉不經里胥囤設糧  
頭囤戶各一人主之使相覺察糧長惟職催併官為監  
收立撥運文簿加耗正糧一石收平米一石七斗起運

則量支如京通等倉正米一石支三石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遞減立綱運文簿凡搏淺諸費填註回銷其支撥之羨餘者曰餘米次年餘多減耗加六又次年益多加五令縣置一倉以貯之曰濟農以備賑貸農之乏食及運夫之遭風盜者則賑之凡築圩岸濟河道人給口糧農作興則於中下二戶內驗其田之多寡貸之歲凶則再賑之其不還官者不復給故事軍民分運其長運者往返踰歲多失農忱乃與平江伯陳瑄議奏於淮

安瓜洲水次對船交兌在淮安正糧一石兌平米一石  
五斗瓜洲加五升運軍未過江者聽於蘇松常鎮等府  
縣交兌加過江米二斗民間運馬草北京者所費不貲  
而草多敗爛奏請折銀南京則輕齎買納為北京公侯  
祿米例輸南京使自來受每石費耗六斗忱曰彼能於  
南京關支獨不可就支三郡乎以便宜上言歲減耗米  
六十萬北京文武俸帖於南京賣者苦太賤銀一兩可  
得米七八石忱奏請折收金花銀每兩准米四石以給

官俸折糧官布例重三斤率以紗麤驗退忱請不拘輕重務長濶如式兩頭織色紗以防盜剪之弊從之驛遞馬死馬頭率科之民買補無虛日忱令每田一畝帶徵米一升九合官收之以補馬之死者正統初淮揚災鹽課不足奉詔巡視奏撥三郡餘米運赴各鹽場准作下年秋糧而聽竈戶以私鹽易米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課民得米上下交便之有詔綵繪官殿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齎勅督辦時忱方赴京遇諸塗勅使請還治忱言

第行自有處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歸即撥餘米買皮上供以新易舊誠兩便從之十四年英皇北狩邊騎將薄都城衆議欲焚通州倉以絕其食忱時議事京師請令六軍運入都城聽作月糧敵至無所掠而都城食賴以足巡撫南畿凡二十一年由左侍郎九載考滿轉左進戶部尚書改工部致仕景泰二年卒于家諡文襄忱謙恭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善采衆論征輸皆有常度歲賦無欠且有贏餘他郡荒

歟即以餘米補之凡織造上供軍需之類悉取給於餘米常賦之外無復他役初至蘇松屬歲大饑米價翔貴忱遣人四出察出米價高下江浙湖廣方大熟乃令人索金至其地故抑其直而勿糴且紿言吳中米價高甚由是江浙湖廣大賈皆販米趨吳中數百艘一時俱集忱知四方米已至下令發官廩米盡出之以貸民而收其半直城中米價驟減而四方米欲還載度路遠不能乃以賤糴忱復椎牛醢酒以謝四方米賈躬自勸飲之

再給以路費米賈皆醉歡去米價既平乃復官糴以入  
實廩吳謠曰來時周白地去時米鋪地所至延問父老  
利病興革或微行雜坐談時事其丈量崑山田匹馬獨  
行人不知為巡撫也夜則留暗燈及筆硯木簡于卧榻  
傍寤則籌度政務有所得即起書于簡旦日施行之運  
船有侵匿乃以遭風告忱忱言是日無風其人大駭服  
久之乃知忱令金焦山僧日具風水以報其僧皆有資  
給為盡力周詳多類此所至興學校及先賢祠橋梁河

渠多所修治皆資餘米民不知役爭立生祠祀之知人下士所薦引者甚衆過淮見吳人施槃奇之攜歸送本學槃以狀元及第凡所建明皆永為法守後戶部言餘米失稽盡括歸官由是徵需雜出逋負如故人益思之論曰文襄雄才善計受知聖明是時三楊當國夏忠靖為司徒故得久於其任言聽計從然猶困于多口觀公所上執政書良足嘆矣詩曰讒言罔極青蠅變亂自古然哉



韓雍

韓雍字永熙蘇州長洲人以閭右徙實京師為宛平人年十九第進士授監察御史數糾彈權倖錄囚南畿碭山教諭邱純笞膳夫祝磨兒其父匿磨兒以他屍誣純坐死獄雍畧捕磨兒純得白巡按江西討平廬陵諸縣盜賊陞廣東按察副使大學士陳循薦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奏革寧府護衛軍英廟復辟改山西按察副使尋以寧王誣奏逮繫詔獄致仕起遷大理寺右少卿轉

右僉都御史數辯寃獄學士倪謙為怨家所誣當寘重典力爭免之錦衣指揮劉敬坐飯石亨擬朋黨律雍曰當亨得志時孰不蠅聚其門若一飯即坐死過此者將何以罪之且東漢以朋黨二字毒害忠賢卒以亡國今明聖之朝柰何為此議邪巡撫大同宣府朶顏入獨石擊走之陞兵部右侍郎坐事遷浙江右叅政成化元年兩廣蠻寇反王師累失利上命都督同知趙輔為征夷將軍而兵部尚書王竑薦雍宜為總帥乃拜左僉都御

史督理軍務假便宜行事議出師方略衆謂賊在廣東者宜逐在廣西者宜困之請分兵雍曰不然夫兵分而為竒聚而為正今兩廣無完城而大藤峽乃賊之巢穴不覆其根本而剪其枝葉非計之得也今全師鼓行而前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舉無不克何煩逐乎疾雷不及掩耳又焉用困乎定議趨廣西師至全州五戰皆捷陽峒諸賊悉平趨桂州誅前將失律者數人衆議宜

乘勝攻峽雍曰脩仁荔浦為賊羽翼宜先勦之以奪峽賊之氣然後乘勝長驅搗其巢穴破之必矣乃分兵為五哨復分為二十五哨夾攻之旬月間大小數十戰攻破寨峒五百餘俘斬無算脩荔悉平移師潯洲直抵大藤峽衆議峽險甚且多藏粟非旦夕可拔宜圍以困之雍曰峽周圍六百餘里數萬人圍之猶不足老師匱財或生他虞今脩荔已平峽賊皆喪膽破竹之勢即成擒耳乃分兵為五哨由峽北古眉雙髻等路以進而身統

大軍從峽南分八哨水陸竝進復分二哨為後援別遣  
兵斷諸山口賊於峽南樹柵滾木礮石鏢鎗毒矢交下  
我軍單山仰攻雍擐甲督戰奮戈先登士皆魚貫以上  
殊死戰呼聲撼山峽若崩一日盡破其山南諸大寨命  
縱火烈山烟焰蔽天日晝暝山為之赭日暮就營賊巢  
中將士皆栗栗雍自如賊潰入橫石諸崖督兵窮追破  
山開路棄馬徒步且戰且行直抵其地賊所據九層樓  
等山危險不可攻賊樹柵數重礮石大木交下巖谷響

震弩矢雨注雍誘使大發潛遣壯士登其山絕頂期舉礮為應頃之賊矢若盡忽礮震賊大駭潰走雍率衆攀援以升奮擊連數日夜而山北援兵且至與大軍合勢夾擊賊大潰委棄輜重山積攻破巢寨三百二十竒燒燬廬屋擒斬賊首侯大狗等俘獲無算巢穴蕩平改大藤峽名斷藤峽刻石紀功而還至廣西大享將士而先所遣將勦廣東流賊者累戰皆捷廣地悉平奏徙上隆州于峽內改隸潯州以土官岑鐸知州事設東鄉龍山

二巡檢司以土人為巡檢徙周冲巡檢司于峽之上水  
徙靖寧巡檢司于峽之下水增設宣鄉黃江思隆二副  
巡檢皆以土人為之置藤縣千戶所以統徭獍易畧  
將安插達官于廣州城中以備調遣諸所建置咸經久  
可行遷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奏請添設巡撫二  
人從之丁父憂歸廷議兩廣叛服不常撫臣事權分轄  
宜開府梧州置總司以統之詔罷二巡撫起雍為右都  
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居亡何與中人不協致

仕歸雍卓犖負大節軍旅之事不學而能應機決策智勇竝奮文牘山委剖斷若飛號令明信無敢犯者將卒所獲人畜即以予之裨將犯法當斬賂中人請釋之雍因午節閱武射柳斬其頭懸軍門合營股栗其威嚴類此

論曰兩廣自文皇朝蠻寇數叛都督韓觀山雲相繼鎮定乃後交趾不寧兩廣兵調征無虛歲加以瘴癘耗死者什七八矣而蠻寇生聚日繁正統末黃蕭養倡亂廣



東西蠻煽動攻剽城邑累征不克韓公以一書生不旬月蕩平之功亦偉矣向非純皇既明且斷委任不疑曷克有此哉人言韓公發摘奸伏如神進攻大藤峽時有老人五百詣幕府言軍情事公疑之陰選壯士千人縛搜懷中皆袖短刀悉誅之又言韓公多計數師抵大藤峽先驅白言峽深不可渡公下令今日必渡峽無舟則以軍之半填峽須臾師悉渡或又言諸蠻酋聞公名輒喪氣師未抵峽中藤葉皆虫食成韓字諸如此類甚

衆總之具文武材善用兵非好殺者流也人言寧可盡信乎

况鍾

况鍾字伯律南昌人也以刀筆事尚書呂震震薦其才授禮部主事進郎中宣德初蘇郡缺守慎擇良牧大學士三楊公及尚書胡濙等咸以鍾薦且請賜璽書以便宜行詔可郡守有勅自鍾始也既視事吏抱牘請署鍾即如言以署不可否吏咸悔易之三日吏復請署鍾曰

若謂我真不能事事邪厯舉三日所署牒無遺因擿某  
事為故出入隱竄顛倒盡發其情狀立取舞文吏一二  
人撲殺庭下乃集僚屬宣讀璽書自貳以下有不法得  
按問僚屬皆股栗鍾因舉其尤者立黜之搜逐胥吏主  
文掃滌積蠹置通關勘合簿以防詐偽衛卒久暴橫痛  
加繩禁郡體始尊凡勢豪及鄉里武斷重禁戢之蘇賦  
重而官田尤病民鍾奏減之凡奏減重額田正賦七十  
二萬餘募民開墾荒田起科免包荒糧一十四萬餘停

徵湊沒田糧二十九萬餘舊欠糧草鈔數百萬錠罷歲  
漕民船五百艘免買船米十五萬餘疏免詔買三梭布  
七百疋銀數千兩革倭船徵需請濬水道淤塞辯平民  
誣入軍伍者千八百餘家招復逃亡三萬有奇凡所論  
列悉賜施行朝廷數褒勞之述職錫宴賜詩丁內艱去  
蘇人上請乞還鍾復除仍任正統五年九載滿去闔郡  
民上章乞留赴奏闕下者八萬餘人遂再遣任七年卒  
于位蘇人哀思之鍾剛果敏達而度量廓如興學禮士

好推轂人尤重秩祀先名賢祠皆拓新之

論曰明興守令賢者代不乏人而況公在蘇至于今尸  
祝之是寧可聲音笑貌為哉觀其奏減田賦禁戢奸利  
其深識時務之要者矣起自刀筆尤喜縫掖士又何其  
能急先務也比良楊公不有以哉

今獻備遺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今獻備遺卷十八

明 項篤壽 撰

薛瑄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母夢紫衣人入謁生瑄年十二善詩賦及見程朱書嘆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詩賦專心理學永樂庚子舉鄉試第一辛丑登進士第擢御史監湖廣銀場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誦讀之遷山東提學僉事諸生呼曰薛夫子正統間楊士奇薦

為大理右少卿轉左少卿作大理箴以自警時王振與瑄同鄉也雅欲見瑄有勸瑄拜其門者瑄曰安有受官公朝拜他人乎遇諸塗瑄獨正立振銜之會辨冤獄附振者誣瑄繫獄當死人皆危之瑄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讀易自如瑄子五人伏闕下爭代死諸大臣頗申救之得免歸杜門不出造詣益深已巳額森攻都城給事中程信論薦起為大理寺丞分守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與議遂訪策焉瑄曰以天時人事觀之彼必宵遁既



而果然景泰初陞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人皆餞之江上瑄獨不往英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召還復為大理寺卿草場火朝廷欲重罪典守者瑄力辯得免蘇松饑民乞粟富家不與遂火其廬蹈海以避罪上命王文往廉之文坐以謀叛籍其家瑄抗章論辯全活甚衆天順初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召入內閣知制誥主考會試尋轉左侍郎詔遣使求獅子於西番瑄諫不聽時石亨橫瑄嘆曰君子見幾而

卷十八  
作豈俟終日乎引疾乞致仕歸從學者衆其學貴實踐  
不事口耳嘗曰自朱子後理學已明不必著書所著惟  
讀書錄又有河汾集天順甲申卒年七十三諡文清

### 岳正

岳正字季方直隸灤縣人也正統戊辰會試第一廷試  
及第授翰林編修英廟復辟進修撰以吏部尚書王翱  
薦召見文華殿上遙見遽曰好既陞陞登殿連曰好好  
問年幾何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曰灤縣上曰

又是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  
科進士對曰臣以正統十三年及第上益善曰又是我  
所取者顧謂正曰今用汝內閣參預機務許彬老矣不  
足恃也正頓首辭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軌自外入  
愕然曰何以至此比入見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佳  
士亨軌請為誰上曰岳正亨軌惕賀曰誠佳上曰但官  
小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如何亨軌因奏  
曰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上默

然正感知遇所奏對皆忠讜多稱旨欽天監湯序言變異謂姦臣未盡之故上以問正正曰姦臣實未聞若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術不足信事遂寢時石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緝捕甚急上令正撰榜募捕正曰為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朝廷出榜購募人邪上謂吉祥曰正言是也嘗為上言曹石聲勢太盛宜早禁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徑造亨諷令稍自戢二人益怨正矣會承天門

災上下詔責躬實正視草厯陳弊政詞極切直遂有飛  
語指為謗訕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漕以母老留未  
行會有憾正者以事中正逮繫詔獄謫戍肅州鎮夷所  
上每念正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曹石敗上謂大學士  
李賢曰岳正向固言之賢請曰正有老母幸放歸乃命  
釋為民憲廟初臺諫請復正及御史楊瑄官吏部擬調  
南京有旨勿調復職充經筵講官纂修英廟實錄李賢  
欲出正為南京國子祭酒正不應有忌正者偽為正劾

賢疏草賢以是怨正會廷薦為兵部侍郎與都給事中  
張寧名竝上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外補而以正為興  
化知府成化己丑致仕卒于家所著有深衣纂誤及類  
博稿

論曰文清明體適用足為真儒其抗王振違石亨生死  
不悔所稱大丈夫者非耶岳公受知英皇一旦拔起遂  
秉中軸遇亦奇矣竟忤曹石及受讒文達坎壈以死悲  
夫



今獻備遺卷十八